

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京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 創稿如真

## 清沈源清明上河圖新詮

童文娥

沈源（十八世紀），雍正、乾隆（一七二三—一七九五）時供奉內廷，善畫佛像，並工山水界畫，所作之〈清明上河圖〉，淡染淺絳，用筆熟練，界畫橋樑、屋宇、人物皆極為精細工整，小清新的韻味，足以媲美光彩奪目的清院本〈清明上河圖〉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〈清明

上河圖〉共計八幅，其中以〈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〉（以下稱清院本）

（圖一）最受矚目，它是由陳枚（一六九四—一七四五）、孫祜（約十八世紀）、金昆、戴洪、程志道合作繪製的長卷，為清宮繪畫品味的體現。本院尚有一件與〈清院本〉近似

學生兄弟的作品——清沈源〈清明上

河圖〉（以下稱沈源本）（圖二），

卻鮮為人知，一直以「摹本」或「稿本」看待，然其清新的畫法，原創的構圖意念，堪稱清宮佳品。本文透過對此作的賞析，探究清宮畫院繪製長卷之脈絡，重新審視其地位。

### 畫法與內容

〈沈源本〉，高三四·八公分，

畫幅是由九張紙拼接而成，前八紙尺寸相同，均約長一百三十九公分，最後一張長七十四公分，合計一一八六公分，尺幅較〈清院本〉長。紙質光滑細緻，為素箋本。畫幅前後分別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、「石渠寶笈」、



圖3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小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重華宮鑑藏寶」、「樂壽堂圖書記」、「嘉慶御覽之寶」及「宣統御覽之寶」六方清宮璽印，幅後款識：「臣沈源恭繪」，鈐「臣沈源」一印。此幅構圖、內容，與〈清院本〉幾乎相同，卻因而相形失色，沈睡在



圖4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局部 虹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虹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掃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掃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迎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庫房中。然若仔細觀察比對，其實各擅勝場。

就畫法看，〈清院本〉為工筆富麗之作，青綠賦色，流光溢彩；而〈沈源本〉幾乎為白描勾畫，古雅質樸。以極淡的赭筆，起稿勾畫中人物、建築、船隻、車、轎、貨品及各式動物的輪廓，再以濃墨就其位置勾勒，加強形象線條，處處可見修飾更動的痕跡，例如，停靠在虹橋旁帆船上的定風旗，或是各式酒帘上下的變動、往來人物的姿勢等，俯拾即是，最明顯的鑿痕，莫過於中段城門之後，小廟旁河道行駛的小船（圖三），雖以墨筆重新調整勾畫船體位置，在畫面仍存留些許的淡墨痕跡，顯見畫家在起稿時，構思的猶豫，下筆的遲疑，亦見其刻意經營。

畫中人物約二至三公分左右，然墨筆有力，以釘頭鼠尾描勾畫人物衣紋，再用焦墨點出人物眉目、鬚鬚，人物精神、風貌鮮活。界畫牆、柱、梁、屋架、支撐、屋面板等各種建築構件，具立體效果，並運用赭色稍加提點勾染，工整細緻。除此之外，桃



圖9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戲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放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鑼打鼓聲，吸引村婦、行人觀看（圖七）；貴門宅第仕女在庭院盪著鞦韆，宛如蝴蝶般優雅飛舞（圖八）；各種各樣的京戲、雜耍、走索等表演節目，都讓春遊人群聚集圍觀、讚賞

（圖九），強調「悲喜同日度，唯有清明節」的特色。其次，在人物互動與情感交流的表現上，極為傳神細膩，如起首沃野田疇，牧童騎牛，從容悠哉，一犢

牛隱身在樹幹間，似有平疇呼犢之意。（圖十）迎親隊伍中，手持旌幢的僕役，抬著頭小心護持，轎夫、喜娘，前呼後擁，皆顧盼有情，活潑靈動，隱約流瀉著歡言笑語；「松江大



圖8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盪鞦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首先，〈沈源本〉對於「清明上河圖」畫名有相當明確的界定，即以「清明」節日為描寫對象。「清明」是掃墓祭祖、寒食禁火的日子，承載慎終追遠的精神，亦因「寒食禁火」而衍生春遊踏青、放風箏、盪鞦韆的體育競技活動，全部變成了繪畫的素材。畫卷初始，一群人順著河岸放起風箏；土坡上兩座土墳，描繪了孤兒寡母哭墳的場景（圖五），這種上墳的畫面，〈沈源本〉一再出現（圖六），祭祖掃墓的圖象鮮明，卻是其他版本較少著墨：一列迎親隊伍，敲

花以洋紅填染（圖四），在以墨色為主的畫面中，頗有畫龍點睛之妙，饒富清新雅淡的韻味。就內容的安排而言，無論是段落、情節，或是人物、舟車、動物的位置，幾與〈清院本〉如出一轍，甚至數量上，亦難分軒輊。關於兩者內容異同之辨識，在筆者的〈稿本乎！摹本乎！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變生兄弟〉一文中，已作初步討論與歸納，不再贅言。本文著眼於〈沈源本〉內容的呈現與詮釋。



圖13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市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4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市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段有趣的小插曲，譜出包羅萬象的樂章。

畫中的各式建築，涵蓋了明清兩代基本的建築形制，應取法畫家生活重心的江南和北京城，如園林、寺觀、街道、橋樑等磚木結構，沿河而建，近似清麗綽約的江南水鄉，而宮廷建築則展示了清宮苑囿的華美瑰麗。

市招則多元精采，多數以文字標名，尚有實物展示，提綱挈領，幾乎集合了江南、京城兩地商行百貨，如代表交流買賣的「船行」、「發賣有引官鹽」（圖十三）、「安歇仕客行臺」的旅店，及媲美現代銀行的「傾銷銀兩」、「本齋雅造金銀」，掛上酒帘，寫著「玉液瓊漿」的酒店（圖十四）、各式的飯館，「豆腐」店、「銀絲掛麵」店、磨房、藥局、「本齋虔制清遠合香」的香舖，或是文人用品的「顏料舖」、「簡箋紙張」（圖十五）、「揭棧字畫手卷」、「本閣藏書」，甚至算命卜卦的「風鑑」、「演禽」都包含在內，可謂百工千行，爭奇鬥豔。有些在〈清院

布」店前鬥毆的兩人動作激烈，一人抬腳踹向另一人，圍觀的眾人幾乎拉不住，無可避免地將引起大爭端（圖

十一）；後段河岸邊，幾隻狗兒把食盒撞倒，兇狠搶奪，抬食盒的工人，單腳站立，不知所措的慌亂，表露無

遺（圖十二）；其他在酒店飯館中喝酒、品茗的各色人等，互動熱絡，賦予畫面情感豐富性與敘事能力，一段



圖11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群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2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搶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6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局部 藥材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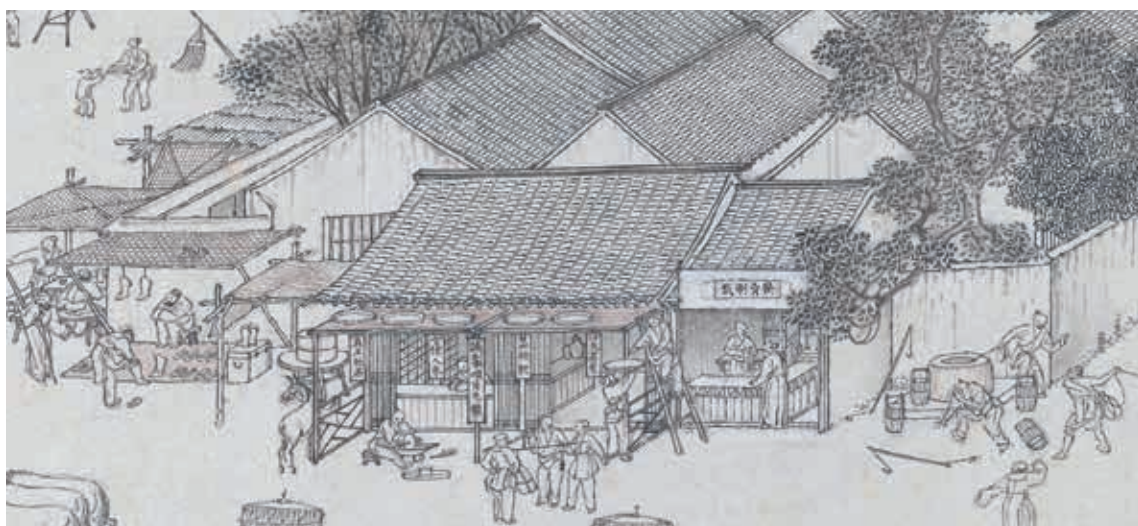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7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藥材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具有關鍵地位。以此推論，在雍正六年命人繪製《清明上河圖》，歷經起稿、呈覽、修改、再呈、准畫及完成的各項工序，終於在乾隆二年裱捲完成。

事實上在《活計清檔》的記錄中，起稿人與繪製完成畫家非同一般的情況比比皆是，如：「（乾隆三年畫院處）（七月）十八日，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，太監胡世傑傳旨：同樂園圓光門通景畫著冷枚起稿呈覽，准時再著人畫。欽此。」甚至，乾隆派專人至江南陳枚家找尋，也一無所獲。陳枚、金昆、沈源（元）等人在雍正初已進入宮廷供職，從畫家在宮中的活動及《御製詩初集》的記載推論，最有可能便是雍正六年沈源奉旨起稿，經過反覆來回呈覽、更改之後，再由陳枚等人就稿本，奉旨作小幅度修改繪製。據此，《沈源本》是《清院本》的稿本應是無庸置疑。

《沈源本》雖然只是稿本，但與其他清宮畫院存世稿本相較，在創作理念及表現手法上均大相逕庭，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《清郎世寧百



圖15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演禽、紙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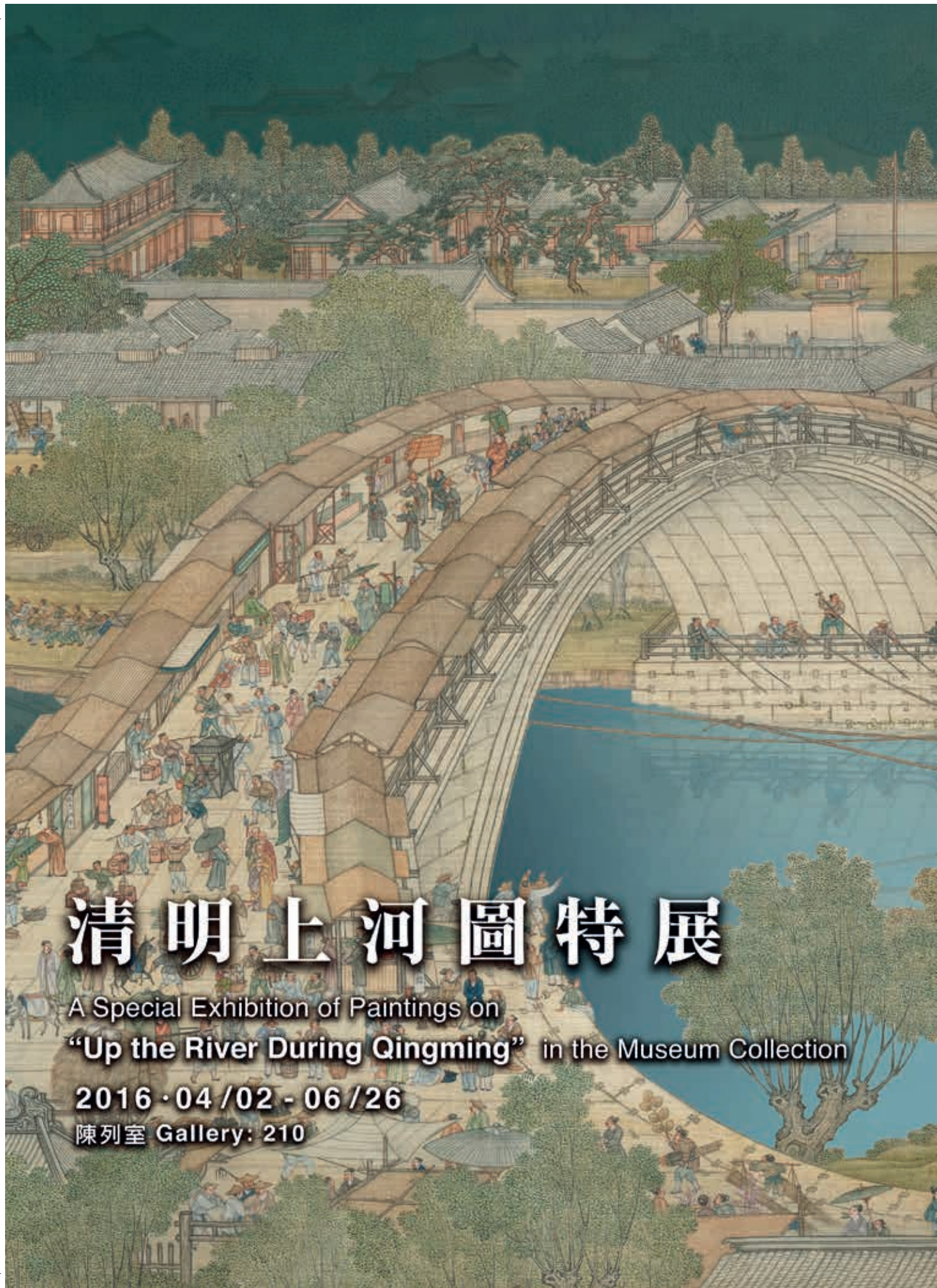
本》中無法確認的商店（圖十六），在《沈源本》則清楚標示，如寫著「誠製咀片丸散」及「沙苑蒺藜」、「甘州枸杞」、「官棟人參」、「真正秋石」的藥材店。（圖十七）正因貼近平民生活，又將人物表現得活靈活現，成就此件作品重要的地位。

### 〈沈源本〉新定位

《沈源本》與《清院本》為傳移模寫的最佳範例，然不管是構圖意念的創造性，或筆墨的精到，《沈源本》毫不遜色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最先關注此作的是英國藝術史學者韋陀，他認為從圖繪內容可推測《沈源本》可能就是《清院本》的前身底本，對《清院本》來說，是相當重要的過程。陳韻如則認為「《沈源本》所流露出的未完成性質，確屬一種畫稿。」筆者也討論此卷作為稿本的可能性。

據清宮內務府造辦的《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（以下稱活計清檔）記載觀察，清宮畫院畫家作畫都要經過「起稿呈覽」、「准時再畫」的程序

與步驟，可惜的是，《活計清檔》關於《清院本》的記載甚少，較有關的三則，其一是：「乾隆元年（十二月）十九日，太監毛團傳旨：畫清明上河圖陳枚等，著海望擬賞。欽此。於本月二十八日，內大臣海望謹擬得賞陳枚、孫祐、金昆每人大緞一匹，賞程志道、戴洪每人官用緞一匹，為此謹奏請旨。」其二是：「（乾隆二年祿作）（二月）十八日，司庫劉山久、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，太監毛團交清明上河圖一卷，傳旨：著托裱手卷一卷。欽此。」最後，則是乾隆一度以為陳枚告老還鄉時，將稿本攜回江南的記載：「（乾隆二十七年記事錄）此清明上河圖係陳枚所畫，恐伊回南時將此稿子帶去，著薩載查明有無之處，回奏。」並未載明何人奉命起稿或呈覽的記錄。不過，卻在《御製詩初集》卷八有二行小字註記：「圖始於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，成於乾隆二年（一七三七），城郭、山林、人物各工其藝，亦繪林佳話，數人皆江南名工。」此記載對《清院本》及《沈源本》繪製脈絡的釐清，



# 清明上河圖特展

A Special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on  
 “Up the River During Qingming” in the Museum Collection

2016 · 04 / 02 - 06 / 26

陳列室 Gallery: 210



圖18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局部 餛飩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# 參考書目

1. Roderick Whitfield, “Chang Tse-tuan’s ‘Ch’ing-ming shang-ho fu,’” pp.360-361.
2. 董文斌, 〈稿本乎! 摹本乎!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孿生兄弟〉, 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三六期, 頁一〇一—一三三。
3. 陳韻如, 〈製作真境: 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在雍正朝畫院之書史意義〉, 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(民國九十九年冬季), 頁一—八四。

駿圖稿本〉, 只以墨線白描圖像, 此作側重中國傳統繪畫方式, 先以淡赭打底起稿, 再運用墨筆勾勒人物、建築等形象, 慢慢構思, 一再修改, 工整考究。其賦色用彩, 更非稿本的慣用手法, 如屋頂修葺之覆蓋物、虹橋商店欄杆、船帆、波渚、水紋(圖十八), 甚至人物的服飾披帛點綴, 皆加上赭石、藤黃等顏料, 具創作完整作品的意圖, 可謂「創稿如真」。

畫中桃花且以洋紅點染, 別有一番清新俊逸的韻味, 確屬清畫院中少見之佳品。●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